

戒菴老人漫筆

月溫平一五六月湯金真之附

壬午年庚申九月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三

壬午年九月

戒菴老人



後序

江陰李詡

皇明天下郡縣戒石銘乃宋熙陵朝節出蜀檮  
杙中所載蜀主孟昶文四句耳自宋迄今因  
而不廢昶全文不傳今錄之銘曰朕念赤子  
盱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  
在乙絲驅鷄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  
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  
欺賦役是切有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  
爾為戒體朕深恩

摘出四句筋之天下教了

張華博物志世止十卷事多雜出諸書或本書  
久失後人掇拾為之耳又云原四百卷武帝  
俾刪其繁存此亦不應倍去若是之懸絕也  
靈芝圖曾見五采妝繪一冊名狀多異產地迂  
僻道家所造也詭妄不可盡信

杜子美詩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姚合詩驚  
颺墜隣果暴雨落河魚皮日休詩高風翔砌

鳥暴雨失池魚雨下則魚隨水而去驗之不  
謬

墨子書稱夏后開開即啓也與史記稱微子開  
同避漢景帝諱則墨子疑漢人所撰非本書  
元史速不台雪不台二傳異名而事頗同文有

詳畧耳觀言俱七十三卒俱謚忠定其謬審

矣

第十八卷有完者都第二十卷又有完者  
拔都名既祇多一字履歷復不大殊見的

王質景文云渾淪以前其畧見於釋之長含經  
開闢以後其詳見於邵氏之皇極經世

柳之懷遠產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蹠紋齒巨  
林產多於山林紆攣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  
香或深藏嶺岫巨石攖路人跡不到霜饕雪

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如鐵謂之降真

香

本草云出黔南梓和諸香燒煙直上天召  
得鶴主天行時氣宅舍恠異並燒悉驗

大唐西域記婆羅痾斯國有隱士求仙得一烈

士令終夕無聲云云與幽恠錄杜子春事甚

類

大學或問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惧漢

昭烈云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  
墜厥家即易繫辭所謂善不積不足以成名  
一節之意

唐釋道宣廣弘明集載謁大慈恩寺詩一首作  
今上則高宗也今載太宗文皇帝集中萬仞  
集作百團影集作團綺霞集作霞綺瓏帳集  
作籠

古樂府雄兔脚撲椹撲一作搯雌兔眼迷離王充論

衡兔舐雄豪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觀此  
二說則兔未嘗無雄也

王達善撰鄭所南先生傳云先生名所南字思  
肖號憶翁福州人宋末太學生也博學多技  
能為文不以草而豪恠可愕又善畫蘭蘭成  
即毀之人求之甚靳值元氏位中國坐必向  
南人詢之則曰夷狄入中國為萬世之大變  
聖人書狄以為大戒今日士大夫恬不知恤  
反為之競吾不忍也當世無不憾之貴要者

求其蘄尤斬弗與庸人孺子頗契其意者則  
反與弗計然亦不盡土人詢之則曰一片中

國地為夷狄所得

一云土為  
番人奪去

吾忍畫耶凡平

日所作詩多寓意於宋若題鄭子封書塾曰

天垂古色映柴門千古傳家事具存此世只

除君父外不曾重受別人恩譏宋之臣子復

仕於元也若題其畫蘭曰求則不得不求或

與老眼空濶清風萬古譏一世之士無足當

其意也

圖繪寶鑑云工畫墨蘭嘗自畫一卷  
長丈餘高可五寸許天真爛熳超出



物表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寓意編載所  
南墨蘭自題詩云一國之香一國之馨懷彼  
懷玉於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藜獨  
楚有光若題其畫菊曰花開不並百花藜獨  
立踈籬趣未窮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墮  
北風中自謂志節不為元氏富貴所奪也若  
題其畫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敢懸此頭  
於洪洪荒荒之表為天下不忠不孝之榜樣  
譏夫忘國而事仇者也平生寡慾而好遊凡  
遇窮山大澤必彌日忘返咄咄書空心與口  
語人爭視之彼則蔑如也著書甚多行於世

者有太極濟鍊文一秩多隱語艱苦難讀莫  
知所謂書後題二十字云大無工十空經臣  
漚血三斗書此後有巨眼者當識之好事者  
或藏於家竟以壽終塋於姑脊之西所謂所  
南者以南為也憶翁憶乎宋也思肖者思乎  
趙也凡其為人類若此脩宋史者遺其人故  
宋史無傳余故惜而傳之云論曰蜀孟昶侈  
肆之後豪右爭相夸尚石恪生於其時盡殊  
形詭狀以辱之彼所南者無乃恪之徒與昔

王褒痛父非命終身不東向而坐夫君父一  
道也彼所南者抑又褒之徒蚩嗚呼自有天  
地以來所以彞倫不墮者以有節義為之開  
也通圓者哂其狷介又孰知有所不為者亦  
聖人之所取乎

遂昌山樵錄云客吳下有田  
寄城南報國寺吳人刊其錦

錢集行  
于世

先儒言句

音當俱去  
聲

幹當事也每言合下如何

如何合下字猶今言一落之意朱子有云丁  
一確二乃的當之意今俗語猶然程子凡言

大小大事猶言多小大事也言體當二字  
方俗之言體驗幹當之謂

衛公子州吁左氏公羊及詩皆同惟穀梁作祝  
吁此音相近而然如呼鷄之聲州之為祝也  
事文類聚以令尹子文為縣尹事用誤矣

昌黎集有題百葉桃花詩即今謂之千葉

宋侍郎臨安俞公烈登淳熙初第累遷中書舍  
人會宗室希閭由官所奔喪歸誤代韓侂冑  
祖隴傍竹為造墳具法司承侂冑意使授持

伏竊盜例公曰墟墓非人室比燕未嘗持伏  
今追兩資送州安置罪涉太重夫有官之家  
猶得贖矧希閭在屬籍特不得贖乎遂獨以  
圖止罪伐竹者佗胄痛銜之尋嫉言事者論  
云此事宋史所不載余見于王梧溪詩集中  
佗胄之橫俞公之賢皆世鑒也

朝廷用筆每月十四三十日兩次進 御各二  
十管冬用綾裹管夏以綿春用紫羅至夏  
秋用象牙水晶水等皆內府臨時議出製

造弘治時吳興筆工造筆進

御有細刻

標記云筆匠施阿牛

孝宗見而鄙其名內傳以小名對 勅易名曰

施文用至今猶然右二事吳興筆工張永賢

說

太宗殺方孝孺親族八百二十口

何遜至北宜世

梧溪集載梁友直遺文俞之近遺事皆邑誌所

不可遺者梁文云江陰王庫使家藏黃笏崔

哺鷓卷後有後村詩跋嘗聞古院畫率有名

義是三雀者。殆取詩禮春秋傳三爵之義與。  
筌蜀人。故云浣花溪耳。雖然。姑置老筌而論。  
後村方宋氏叔季時。王臞軒。劉後村。文章聲  
錚錚。相頡頏。臞軒元宵詩。首押枰科。末押民  
膏。後村此雀詩。和韻乃竄入鷓鴣。王以辭賦  
高。第二人及第。劉以名臣子孫。有文辭。賜及  
第。真西山為中舍。舉之自代。皆非不諳韻者。  
直狃於閩人語言聲音。不覺跌宕。當不以過。  
余既贅論。且贅贊云。觀雀哺鷓。可以知仁仁。

于曷知于雀之身。雀知有子。子知有母。鑽焉  
思哺食在母口。嗟彼雀矣。以鞠以育。矧伊人  
矣。孰無天屬。幼資其親。長養其親。天屬至親  
最哉。世人。庚辰三月。三山梁益俞事云。先生  
姓俞。諱遠。字之近。號空谷。江陰鳳歌。今誤鄉  
作戈人也。以儒起家。至先生貧。隱居教授。能行古  
道。毗陵孫姑以先世舊。依先生待。如近齋。卒  
殯焉。頃年疫。傭奴病乞歸。先生曰。慎無疑。疫  
氣相染。其善調護。踰旬死。時兵興。山林盡赭。



人死多委之壑或以是請先生曰生盡其力  
死棄之溝中不義也特為棺窆歲暮春里萌  
昇木偶神邀井落間至先生門適所昇重而  
止昇告家姥曰神靈報施影響捷宜急祭燎  
旗下否則殃及矣姥笑曰木偶何能為主人  
歸吾家爨下物耳衆愕眙去族姪裕親殘有  
佛者以佛事為解裕毅然曰吾諸父嘗謂形  
神既離地獄何有今乃自誣親有罪不孝孰  
甚佛者慙而退其善行及人率類此先生骨

貌清卓類有道者。長於古文。尤嗜詩。亂中吟  
詠不輟。嘗自叙詩曰。蟲之夢。鳥之嚶。嚶。機  
動籟鳴。豈得已而不已乎。不得已乎。取于以  
見其出乎性也。壽七十二。子懋孫庠序。

李靖行雨事。言馬鬃一滴。則地下雨二尺。今凡  
小雨沾塵。或寸許不齊者。何以施馬鬃之滴  
也。

近世學書者。知有宋克體。不知有章草。然非重  
頭曲脚之法也。善隸書者知之。

杜無海棠詩者以母諱故耳東坡之咏妓李宜  
乃一時之失言也西郊野叟詩話載之以為  
美談何耶

漢文帝時宦者趙談史記作趙同者蓋避太史  
公父諱言與談同名耳故曰同今漢紀猶作  
趙同誤矣

晉多用信字使人也世說及二王帖中可見今  
曰書信音信獨指簡札非矣

唐詩多言至竟如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

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誌中有爵者宜稱塚無爵者稱墓有爵及尊貴者稱公無爵者咸稱君

張商英序黃石公素書言得於子房塚玉枕中  
上有秘戒不許傳於不道不神不聖不賢之  
人以道與神加於聖賢之上必是道家所托  
非吾儒之見也

驢馬食管仲三五日易肥馭僧之欺人多用此  
一云貫衆

今人家基內簷頭下溝皆稱洋溝其名甚古崔  
豹古今註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  
于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抵觸垣墻故為  
溝以隔之故曰洋溝也有以屋下者為陰溝  
簷前者為陽溝甚顯  
甘蕉出閩中以糖漬之可以寄遠形如鎖陽而  
氣近黃精味酸

吳人悼陸全卿冢宰坐寧黨詩曰子規聲裡夕

陽微何事先生懶見幾雲夢竟成韓信縛鱸  
魚空待季鷹歸功名到此分成敗史筆憑誰

定是非寂寂朱門春去也楊花燕子任爭飛  
或謂唐伯虎作

李北海學玉而飄逸者也蘇東坡學顏而飄逸  
者也

唐李涉題宇秀才櫻桃詩曰風光莫占少年家  
白髮殷勤最戀花今日顛狂君莫笑趁愁得  
醉眼麻茶令人欲睡眼將合睫而縫細者曰  
麻茶不知作何寫偶觀王荊公百家詩選李  
涉詩得此二字今物之擁腫者俗曰直籠聲

桶常居安梅澗詩話記鄭安曉丞相未貴時  
賦冬瓜詩云、剪剪黃花秋後春、霜皮露葉護  
長身、生來籠統君休笑、腹內能容數百人、即  
此籠統字、今人以虛罔不實而斥其妄行者  
則曰趙爾雅、休無實李郭璞云、一名趙李、蓋  
無實者虛也、疑即此趙字

西銘總論、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法界觀云華  
嚴大教、浩博難名、杜順和尚、文殊應身、以自  
智見華嚴一真法界、總該萬有、即是一心、其

中諸佛衆生若國土若莊嚴義境無量於  
量境集其義類總舉色空理事為例東為三  
重觀門一曰真空法界二曰理事無礙三曰  
周遍含容若達此三門則法界重重縱橫達  
矣

包犧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  
四此淳于俊對高貴鄉公之言也漢魏間人  
士守經甚嚴斯言必有所本陸儼山傳疑錄  
云



洪武十九年 御製中山武寧王神道碑文後  
有跋云臣惟古功臣之薨壙有誌墓道有碑  
禮也然自唐以來皆命詞臣為之惟我  
聖王芟夷群樞混一區宇雖股肱爪牙非止  
一人而中山武寧王實元勳之首南收吳越  
北定中原東平齊魯西入關陝大抵皆王之  
功今其薨也 聖上以王豐功偉績始終  
本末非詞臣所能周知故 親筆之刻置墓  
道自古人君禮報功臣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臣等不敏。幸得同侍。經筵。欽覩。御製。不  
勝感激。流涕。謹拜手稽首。書于碑文之右。  
文淵閣大學士奉議大夫臣朱善。承務郎  
左春坊左贊善臣劉三吾。承務郎左春坊  
左司直郎臣汪仲魯。翰林院侍。詔臣沈  
士榮。孫大雅。謹書此。成化二十二年丙午冬  
其五世孫徐鉞所刻以傳者。今不可多見矣。  
且孫公吾邑之先輩也。謹錄之。

正德時。邑庠蔣一龍。為邑父母萬公所愛。適試

于按院經書論外又出一蔡氏父子相軋題  
作判其判曰周公相而伯禽封忠輸內外鄭  
桓卿而鄭武繼職善開承故挾篤棐之猷何  
嫌夾輔恢世濟之美豈厭同朝德乃下哀恩  
斯冒濫霍光操廢立之柄進禹司徒安石執  
變法之權推雋侍講樹黨一門竊官再世是  
固昧君臣之義然猶全父子之恩若石厚之  
輔州吁石蜡以先臣而見秘懷光之叛唐德  
李璣以入侍而告謀則義有重於朝廷恩難

無於骨肉今也蔡京以諂佞得政既非穀  
蔡攸以權勢超遷尤非武踐乃者位漸有  
忌由心出邸館自開各納買官之賄客賓  
附頓生奪要之疑震用事而上九當退於無  
為京猶戀位乾居尊而六子承乎幹蠱攸  
敢同和既不識父子去就之權謂宜薦僚友  
協恭之義蔡氏均有罪矣宋室亦曰殆哉試  
後寫卷呈于萬公閱至辨便頓足曰弔萬玘  
一年豈能作此一句浮白賞之至醉其歡愛

邑俊每每似此一龍父舜文本王姓居城東  
因父鞠于蔣靜齋而仍其姓焉一龍父子皆  
吾邑高才生而卒皆不得一第不識造物謂  
何

今人謂淫於色者為風即馬牛其風之風  
格致餘論辨千金方房中補益為非此垂戒立  
法為中人慮耳即暴者不可以主兵貪者不  
可以主財之意若仁以不殺為威廉以不貪  
為寶亦無害也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

今人眠小兒竹籃名搖籃郭晟家塾事親曰古  
人製小兒睡車曰搖車以兒搖則睡故也蓋  
搖車即搖籃今別有綉車之制綉一作綁音  
此字玉篇廣韻俱無乃出免疑韻中蓋後人  
所造也

石季倫崇王昭君詩序云匈奴請婚於漢元帝  
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  
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  
亦必爾也熟叅此序乃知昭君出嫁之時未

必以琵琶寄情、特後人想像而賦之耳。此范  
晞文語。最足以祛衆蔽。匈奴地有黑河、青塚  
在黑河之旁、夜四鼓、時有氣直上、江陰萬戶  
完仁山云、古今人信琵琶而不知其訛、言青

塚而不詳其自、余故拈出。

呼韓邪單于初請為漢婿及死、子雕

陶莫臯立復妻昭君生二女一為須卜居次王莽時入侍太后失節如昭君蓋無足道者

池州九華山、江南勝地、山中有奇花、歲歲則有  
護花鳥、鳴焉、遊人欲折者、鳥則盤旋其上、鳴  
聲云、莫損花、莫損花、無錫倪容舉人如泉嘗

居山中月餘、親對徐納齋尚德說得聞

論語曰不撤薑食又曰不多食謂每食適可而止非言薑也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上文言之謬矣

常州周約菴金、曾鎮撫延綏言三邊寒甚、遼東第一、大同次之、真有墮指裂膚之慘、屋下皆有霜、蓋氣透徹故也、人出軍、有受寒者、扶至家、漸以溫物食之、若驟以火、則皮肉俱爛、曉



開城門不知者，誤以手候其鎖，則皮皆去如灼。蓋醫家亦有寒極似火之說。西邊有火

炎山。韃韃腸極細，如豬腸，人身瘦長而濶

勝，不畏死，得勝則唱，敗則哭。韃婦至中國人

戲弄其乳，則喜，以為是其子也。至隱處亦不

為意，惟執其手，則怒，謂執手為夫婦動挾刃

刺其人。馬瘦見肋骨，蹄甚薄。至中國養壯

而蹄厚，則不善走。極有駿異者，欲入寇，則羈

餓四五日。撫州王書客自大同來見達子八萬虜大同鄉埠而去亦言馬餓七

日 陝西出黃鼠味佳設宴珍饌 出黃鼠

身尾似鹿而角似羊肉甚美 鯉魚甚肥

中多脂形如南方者而重三倍 半翅鳥信

大如鴿鶉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

亦曰痴半斤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著

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韃人稱中朝 皇帝為罕蓋胡人聲重而疾

古云可音克汗音寒音近罕耳 有猴小如拳人

家畜者飲水漸大 邊上虎極大 達達驪

皇朝志卷之六 命卡

馬之外亦乘牛具鞍行走 達達稱中國官  
府為阿法 邊上老鴉紅嘴紅脚剪舌教之  
能言亦如鵠鵠 余謂周公因縣父母石首  
劉公見托請文之故坐間談及邊境且出示  
三邊圖凡所聞者聊識如右

隣邑東橋徐氏世敦禮讓近後裔衰薄有老儒  
邵夢嚴熊者亦被其陵竄好事者以詩唁之  
漁梁溪上水東之魯道于今一變齊押闔場  
中多智伯陽春調裡少鍾期指階不是徐行

日。仇餉。渾非。亟拜時。八十年来。函丈老。月明  
無可。一枝樓。夢嚴家。君童穉。時師也。記其獨  
對黃菊。一絕云。菜羹麥飯。午陰斜。飽看中央  
正色花。非是無心。近紅紫。清貧何地。著繁華  
其著作多散見。縉紳集中。

牛首山塔影在僧室中。閉門暗映。卓前懸紙。或  
以白衣承之。影小而倒黤黤。可見室與塔甚  
近。非相值之地。不知何故。

嘉靖十五年丙申歲秋。邑中大街虹橋溝東居

民鑿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祐年間子撰父  
擴志、為余業師沈養吾所得、備錄于左、王君  
錄叅從事擴志、先君諱建大、字直方、氏王、曾  
祖諱奉、議郎、累贈中大夫、妣朱氏、胡氏、俱令  
人、祖寧、中奉大夫、直徽、猷、閣司農少卿、贈正  
議、妣傅氏、韓氏、俱碩人、周氏、宜人、父壽、朝散  
大夫、通判、秦州、軍州事、妣趙氏、封宜人、始、卿  
祖更、英、蕩、歷清貫、聲光赫奕、至先君生、眉目  
儼偉如神、幼穎異、力學、諸父見聞、重染、熟知

先朝文獻淳祐己酉以百篇預鄉薦寶祐乙卯通判官無為類集少卿笑菴文藁將鋟梓先君校正彙次計使陸公景思見之與語喜其儀語英氣嘆曰燕趙奇士非虛言蓋王氏世趙人而江陰則僑寓也丁巳理宗明堂禮成先君以通判冢嗣奏補將仕郎未幾丁宜人艱繼通判艱服闋授迪功郎監通州支塩倉度宗御極加備職郎邊賞循從事郎居官會計當有能稱制使李公庭芝印公應雷皆

舉陞剡、秩滿、印公留權海陵、準遣、繼辟安東  
錄叅、未赴、感疾歸、始舊居鬱攸、通判、雖葺數  
椽、未完、雁行衆、不忍折、至是、買廬、虹橋、巷、休  
假、歲餘、疾革、謂弟子曰、自樞祖、至先人、七  
世、有列于朝、吾幸蒙先人遺澤、志非不如昔  
人、學非不如今人、厄于數、莫克振、作讚一絕  
逝、時咸淳甲戌六月十三日也、先君生嘉定  
乙亥八月二十一日、享年六十、娶永嘉趙氏  
希澳女、先十五年卒、子男一人、伯熊、女五人、

長適同郡杜化孫次佛娘、宜娘、安娘、住娘俱未行。伯熊卜嗣歲德祐改元三月十一日壬午安厝于昭聞鄉綺山之原。祔先妣域。從治命也。不肖孤伯熊、投淚叙次梗槩識諸墓。奉議即知江陰軍江陰縣事。薰提舉常平司主管文字。賜緋高純厚填諱。

杭州俗呼黃矮菜為花交菜。謂近諸菜多變成異種。民間常以此詈人如魚中之鯧也。土俗多南渡遺風。賣冰者叫大枕。俗音雪以大雪收。



者佳糶芝麻者叫何何舊姓何者曾鬻此故也

取蟾酥法將活蝦蟆眉稜上用手裏捻油紙上或是黃素葉上便有蟾酥用竹篾青刮離紙葉上便於原刮竹篾上插在背陰處經宿酥自然乾收用之

丹陽蘇頌子容宋皇祐開進士累官門下侍郎以父紳嘗直史館極言時政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隔人倒卓

草頭木脚者木脚是梁字而草頭則蘇字之

隔人倒卓者傾險之甚也

蘇紳梁通謂之草頭木脚其害在士

大夫薛居棧胡縵謂之草頭古天下善其害在民

集覽遂謂熙寧中

頌請以此語刊附國史此說非也且云為父  
辨謗去之可也豈有反求添入之理蓋刊有  
二義有利落有利入此乃因國史有此語請  
於神祖而刊落之即謗序中所謂則亦刊而  
去之是也

彌衡作鸚鵡賦張華作鷦鷯賦皆有超然遠害

之意使能踐之何後患之有是所謂不能讐  
其言者也

常熟吳文恪公思菴先生送外孫錢昕一絕句  
云阿昕今喜赴科場南北奔馳日夜忙昔日  
曾聞先輩語一憑陰德二文章蓋惡昕父多  
行不法作此以教之昕後卒為良牧伯能不  
負公教余大母嚴乃文恪之外孫女也耳熟  
之嘗以授詠且述當時錢捷後語見命執掃  
除必折其少年英氣曰吳家外公錢家小哥

教者真是能教。受者真是能受。汝孩兒嘗知  
樣子。嗟嗟。今復可得此耳。提哉。其詩語尤是  
與今日士子下一頂門鍼也。

茅山華陽洞石崖上真書三大字。相傳朱元璋  
書。路傍洞泉二篆字。龕石中玉柱洞中有石  
柱懸空。四周可轉。似滴乳結成。喜客衆人至。  
環石欄。羣衆拍手。則乳泡泛。起玉宸觀大栢  
根幹纏紐。被火餘蘂。猶佳。顏魯公四面碑。張  
從申三絕碑。俱存。大茅峰徑路九灣十八折。

祠宇官前九杉高大靈官所掌玉印水蒼色  
方二寸有柄文云九老仙都君印篆畫八疊  
制作尚廉劑不甚古

常熟李文安公傑五歲時在堂中圍柱戲跳見  
者以手圍庭柱團團轉試之隨應聲曰脚踏  
樓梯步步高又有出櫓人二字者即對以扇  
子嘗夜坐庭中從兄指紫薇星令屬對應曰  
黃道日登第後入館賦禁苑聞鶯結句云君  
王厭聽如簧語莫向金門弄晚聲人多傳之

靖壬寅冬余季弟家後濬河得一塊古墓誌  
余以水漸漸浸洗之字稍可辨然漸滅處甚  
多不可讀僅見首行為瑯琊王氏墓誌銘無  
書撰人姓氏乃唐大中三年間葬也惟銘完  
好錄之銘曰生居幽壤寂靜自然其生也天  
其死也天赤岸之原千秋萬年其缺甌八百  
塊亦載於誌中余里名赤岸縣誌作斤字余  
家先世所書有兩從者今定以為赤云

山茶一名海紅花金鳳花都下稱為海囊蜀葵

浙江寧波稱為犬紅花

王守溪曰曆書有白黑綠碧黃赤素此河圖數也河圖之數戴九履一一為白九為紫左三右七三為綠七為赤二四為肩二黑四碧六八為足白故陰陽家一六八為白二黑三綠四碧五黃七赤九紫

成化中河南鄭州舉人黃某出宰常熟。鄉先生錢東湖以賡唱相厚。偶談及鄉土。對錢曰。敝地風俗。惟細民仍舊。原自有矜嚴禮法之家。

即一城如此者凡十三家。屈指數之盡矣。黃  
湖接聲曰：連老父母家十四家。黃茫應曰：正  
是正是。學生蹉數也。聞者莫不絕倒。近時有  
論鄭風者曰：夫子但放其聲。朱子解詩不宜  
槩從淫例。由此觀之。豈其然耶。

黃鉞字叔揚。蘇郡常熟縣人。少明敏。好學。家無  
藏書。鉞日遊市肆中。見書。不問古今。即借觀  
之。或竟日不還。是時天下新定。重法繩下士。  
不樂仕。人文散逸。詔求賢才。悉集京師。鉞



父見其子好學甚恐為郡縣所知數懲之不能止家有田數十畝在葛澤陂因令督耕其中鉞至陂無書讀託市鹽酪率一二日即入城從其友人家借得書道中披覽比至陂輒盡每以為恨楊淡者元末隱士也嘗避雨泊舟鉞舍傍窺見鉞持書倚簷讀不輟聲乃就視之曰監子好學至此哉日能讀幾何鉞答曰吾無書讀耳過目不能忘也淡曰我有書在洋海店去此不遠監子能從吾游乎鉞喜

再拜。即從澗入舟。至其舍。與數冊書去。自是  
數數來易。澗恠其頻舉所借書。問之。悉記憶。  
無忘者。澗大喜曰。吾棟架書不下萬卷。不能  
舉付汝。汝當就吾舍讀。因令其子福同室而  
居者三年。遂盡其書。縣聞之。辟辟福賢良。澗  
怨之曰。吾不幸遭世亂。家破族散。今獨携一  
子。耕讀遠郊。以畢餘生。以子好學。盡以藏書  
奉觀覽。柰何不自韜晦。卒為人知。貽累我家。  
鉞徐曰。無患。當為公說尹罷之。乃教福結束。

如農夫。且曰：即尹有問，子但操吳音，勿有所對。福盡如錢教。因同詣尹，曰：錢與福共筆硯數載，知福為深。福才能問學，並出錢下，而福父老身病，不可遣行。即行，不足以應詔。君

且得罪。尹心知其詐也，不得已，乃獨遣錢。以

生負除，宜章典史。洪武二十二年，已卯舉湖廣鄉試。明年庚辰，第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

戶科左。又改禮科，居職封駁甚多。辛巳

即建文三

年，以父喪歸。其所厚翰林侍讀方孝孺弔之。

身左右密言曰。北方不靖。蘇常鎮京師之左  
輔。應北之右臂也。君吳人。朝廷之近臣。今  
雖去。當有以教我。曰。三郡惟鎮江最為要害。  
守非其人。是自撤其藩籬也。童俊狡獪。不宜  
獨任。吾近見其奏事。上前視遠而言。游此  
其心不可測也。蘇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  
國士風。必能獨當一面。但仁慈有餘。而御下  
太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以定亂耳。然國  
家大勢。不在江南。必待我馬至此。亦已晚矣。

孝孺乃因鉞附書於善。以忠孝相勉。期戮力  
王室。以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  
自誓。鉞至家。因父殯在陂上。舊廬。即往居之。  
足跡不入城邑。有御史按部至常熟。問曰。此  
有黃給事何在。邑中無知其家者。一老人居  
與鉞隣。知引之。御史舟至陂。時方暮。秋收禾  
堆積村巷。路又泥淖。御史乃徒步抵其舍。鉞  
從幕中對語。移日。家人以貴客至。欲割鷄具  
饌。鉞驚曰。豈有居喪而殺鷄禮客者耶。卒以

菜粥對食而別。壬午靖難師日促。姚善受  
建文君詔。總率蘇松常鎮嘉興五郡兵馬勤  
王。善以書招鉞以親喪尚在殯。請即日營葬  
畢事。乃可趨命。既而童俊果以鎮江降。

文皇帝正位。詔暴姚善罪狀。收之。善麾下許  
百戶。惟權詐。因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  
哭。遂絕食閉目。三四日死。悉以家人赦免。或  
傳言善款服。上赦其罪。復瞠目曰。吾知善  
為人。決無二心。吾且少俟之。善事定。吾獨死。

未晚也。脫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希直者。孝  
孺字也。遂復稍稍食。其年七月十日。善就刑。  
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拜。祠而哭之曰。  
吾與君同受國恩。不幸有國難。義同許身。君  
與希直同死國。吾忍背義。獨生乎。祠畢。給家  
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收  
善黨急。軍士縱橫郡邑中。且訛言將併錄鉞  
家。親族悉驚伏。福乃具棺衾。晝夜泣橋側。百  
方求其屍。不能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

福慟哭。親抱而起。易其衣。體猶不潰。敗竟成  
禮葬之。復吊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波。江雨  
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採  
薇歌。手披宿草狐踪滿。夢落寒梁月影多。誰  
謂百年臣子恨。獨聞野老泪滂沱。按此楊五  
川儀從餘慶書院僧本清疏簿中得所記黃  
黃門事實。又得殷學究書卷面二半幅。所載  
遺跡。合而詮次如右。黃公著作。民城無傳矣。  
得其贈楊君福詩。并引

附錄于此云。錢自成章時。與我貽穀揚兄。同  
事筆硯。探討古今風晨雨夕。靡不相俱。蓋同



寢憂者將十載兄清才學德十倍于鐵特以  
尊翁蓋歷老先生年週甲子不樂仕集故前  
後與鐵聯名而辟於縣者三舉于郡者再皆  
以廂疾辭免鐵不才叨拜官諫垣茲以使事  
過吳詔特許歸省兩中過尋舊游因共榻  
系名追談往事百感俱信嗟嗟揚兄今之大  
賢人也何以親老而不仕今親則終矣向以  
世亂而道屈今時則泰矣尚戀湖山將遂  
老焉而鐵忝司獻納又不敢違高志以薦  
揚於上論其極致吾二人皆不能無罪焉  
類別聊賦此以贈出處殊途隱顯異路又不  
知兄之所以教我者何如也愛子承堂靜  
不塵扁舟真厭往來如蘭自覺心情古似  
夢還黃歲月新架上經書千軸高窓前花木  
一林春嚴陵自是輕台  
馬相對慙為獻納臣

牌色八奇

拍馬單

馬街珠

二姑把蚕

歛入菱窠

蘇秦背劍

柶雙飛

雙鶴

疊勝環兒

象戲八捷

象棋

背水陣

燈蛾獨立

雪夜擒戎

雙龍爭珠

老蚌

吸月 寒江獨釣

流星趕月

金鷄抱卵

妙曲八引

曲名

玉抱肚

後庭花

尾犯曰

傍粧臺

玉交枝

對玉環

三仙橋

三換曰

頭

刮鼓令

一曰大迂鼓

夜行船

齊雲

一云圖社

八弄

毬

鞦韆搭

逆流水

勒馬膝

側肩扎

一曰鬚臙

鵲踏枝

燈鎖腰

一曰疊脚抹

雙背肩拐

黃鶯落架

麗詞八調

詞名

鵲橋仙

喜遷鶯

漠魚兒

隔浦蓮

青

玉案

瑣窓寒

醉蓬萊

一曰醉春  
一曰醉落鰓

金

人捧露盤

手談八勢

圍棋

玉匣藏珍

金圭七聚

彩鳳翻身

金針脫殼

猛虎

奔林

喜鵲轉枝

二士入桃源

右軍觀

鷺

捶丸八巧

打毬

卧捧斜插花

燕

尾斜插花

後板掀過前

前板翻過後

背身正捧

兩肩基兒

鴈點頭

背身側

捲簾

院爨八劇

雜劇

三拖旦

六分

界

琴家弄

看馬胡孫

纏三旦

牽簾

駱駝

調猿掛鋪

雙捉壻

嘉靖癸卯秋八月有姚某者徙居顧山鎮業腐

酒一日出其上世姚恭靖少師廣孝永樂十

年二月所得贈祖菊山父妙心祖母周母費

并封本身官誥五道貨于古塘王柳塘王膏

梁子不識姚少師為何許人僅取其裱錦軸

頭之類買之中玉璽誥文揭還携去余友人

雙涇周君聞之用秣米易而藏焉嗟嗟靖  
難幃幄大勲炳炳千金價間而當時龍章  
卒為後世棄如敝屣豈適符色即是空之本  
旨乎。

燈謎十謂朱門九不開滿頭風雪却回來歸家

懶覩妻兒面撲盡寒爐一夜灰一藥名常山砒霜

狼毒一病名喉閉傷寒  
焰硝暴頭火丹

河豚余邑中之所慣食余亦愛之近入城聞一  
人家哭聲甚哀問之則以誤食河豚之有毒

者連死四人梅聖俞詩云炮煎首矢所入喉  
為鎔錐又云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真紀  
實之言也余從此遂不敢食遇饌則每勸人  
世間多美味省此一物不為少勿為蘇家口  
語所誤悔之無及時亦有聞余言而輟箸者  
有不謂然者余曰徒若轉圜勝于墮慙蓋中  
毒者多飲穢物解之聊借戲以警云偶得宋  
時陳止齋傳良戒河豚賦錄之以廣余意焉  
其文曰余叔氏食河豚以死余甚悲其能殺

人吾邦人嗜之尤切他魚余嘗恠問焉曰以其柔滑且甘也嗚呼天下之以柔且甘殺人者不有大於河豚者哉遂賦之物固有害人兮人之勝者智也牛能觸吾為之絡馬能蹄吾為之銜且轡也烏喙之毒用之藥以治也虎豹搏且噬也機與穿足以備也蛟蜃可駭兮蛇虺既斲可避也雖其質禍賊兮名彰莫余偽也是故防之疑兮待之懼也吁河豚柔滑其肌兮旨厥味也孰魚匪羞兮而柔以甘

人同嗜也。曾謂其斃人。亟兮。孽肝膽。慘腸胃。  
也。人雖疑致死兮。饋者弗忌也。吁嗟乎。物之  
害人兮。不在乎真可畏也。凡蓄羨以誘人兮。  
蓋中人之所利也。余誠悅而啗兮。彼則陰以  
其恚也。滅殘忍以爲仁兮。文嫵媚忌也。甘我  
以言兮。鼠伺而狐覩也。笑怡怡吾蠶兮。弱婉  
婉滅人之氣也。富貴懷安吾鳩兮。幣帛饕牢  
吾餌也。吁嗟乎。愛者禍府兮。所玩以易也。兵  
莫慘於貪兮。干戈伏於不意也。晉滅虞以璧



馬子商君以好囚魏也莽詐忠以盜漢子武  
賊養以媚也眇河豚其弗戒乎欺天下者曰  
得志也吁嗟乎君子泰安者擲天下於一試

也

元貢玩齋曾容江陰集有記河豚云大者名青郎君小者名班兒今鮮知青郎君名

邵文莊公寶測影臺考按周禮以土圭之法測  
日影九立五表其中表在陽城即今登封東  
南告縣舊治是也予至其地有二臺存焉其  
南一臺琢大石為之上狹下濶高丈餘廣半  
於高中樹一石碑刻曰周公測影臺臺北三

夫所復有一臺約高三丈餘壘磚為之其北  
之中為缺道深廣二尺許下列石為道直達  
於北約五丈許石上為二小渠渠側刻尺寸  
甚精密最北一石為二小竅以出水詢其土  
人云故老相傳為量天尺又以為銅壺滴漏  
考之縣志此名觀星臺亦周公所築然予見  
其刻尺寸所書特今文耳恐非出於周公况  
歷代曆書言尺度者亦未嘗言及陽城測星  
臺尺蓋不可信恐惟石臺乃周公遺跡所謂

觀星臺者則後人因而建耳且其地嘗置金  
昌府治又嘗置告縣治建斯臺者豈其時耶  
又按禮疏四方之表各去中表千里予以禹  
跡圖考之南表當在郢之北東表當在遼之  
東北表當在肅之北西表當在華之西南終  
南山之東今其地不知亦有遺跡在否

宣廟詠撒扇一首云湘浦煙霞交翠剡溪花雨  
生香掃却人間炎暑招回天上清涼真帝  
王之詩也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春雨淋漓二麥萎黃十無  
二三自四月不雨直至八月中間雖小雨數  
次地方濕而燥日如火隨就乾烈溝洫揚塵  
河港成裂禾苗盡稿米麥之價騰貴民不聊  
生草根樹皮皆攘取充腹此等景象何不幸  
而親見之哉

食榆樹皮前漢天文志河  
平元年旱傷麥民食榆皮

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古諸器物異名龜鼈其形  
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蟻物其形似獸  
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窠其形似龍而小性

好吼叫有神力故懸于鐘之上憲章其形似  
獸有威性好囚故立於獄門上饕餮性好水  
故立橋所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于  
刀柄上蠶蝻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  
脊上琉璃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  
上金猊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  
上椒圖其形似螺揚升菴曰按尸子云法螺蚌而閉戶後漢書禮儀志殿以水德王故以螺著信矣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了非也蚺蛟其形似龍而小

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

楊升菴曰：唐韻，捨音捨，注：措頭也。今

俗名護朽。

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

獸物，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門環上。

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

不睡，故用巡警。出山海經博物志。右嘗過倪。

村民家，見其雜錄中有此，因錄之以備參考。

如詞曲有門迎四馬車，戶列八椒圖之句。八

椒，畫人皆不能曉。今觀椒畫之名義，亦有出

也。然考山海經博物志皆無之。李西涯懷麓

堂集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  
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  
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  
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蒲牢、  
平生好鳴、今鍾上獸紐、是其遺像、狻猊、平生  
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  
重、今碑座獸足、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  
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負負、平生好文、今  
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

獸頭是其遺像昔在弘治間

恭陵嘗令中官問龍生九子名目因憶少時往  
往於雜書中見之倉卒不能悉具又莫知所  
出以詢之羅編修玘玘僅疏其五六云得於  
其師左叅政贊者止此又詢于吏部劉負外  
績績以故冊來冊面備錄此語亦不知所從  
出因據以復命余又得一處載虬螭好賢重  
今碑下石獸所述各不同俟正之博物君子  
虬螭疑即前霸下



嘉靖二十四年正月十八日夜、楚世子英耀弒其父楚王、初世子病、王遣所愛宮人侍之、世子私焉、有娠、楚王怒、遂踈世子、及妃生幼子、陰有廢立之意、一日往世子堂、見其容瘁、曰、爾如此、何能繼我、不如學脩鍊長生、將王位奉讓與弟、弟不失位、爾不失身、兩便也、世子是時、已蓄弒心矣、至今年正月十七日、宴三司、飲至三鼓、歡甚、出所有寶盃等、勸三司不醉不歸、次夜三鼓被弒、其跟隨朱安等、出城

聞之巡撫三司。次日世子以父病風暴卒訃。長史官及內臣令史阿附之。時巡撫亦任其差官赴京營幹。御史伊山象敏生從荊州急回。遂奏劾之。由是世子械至京自盡。長史內臣俱斬不待時。聞楚王貪酷已極。人無可柰何矣。天為楚民報讐。乃假手其子。身弑子滅。天定勝人之理也。此得之項既東最的

宋理宗朝淳熙六年。衢州孝熹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撰丙丁龜鑑。言丙午丁未自古

多變厄者凡二十有一、為十卷、其言多驗、洪容齋五筆、亦載丙午下未之變、而謂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撫時憂事、搦管勒此、

陶宗儀有莫逆友曰邵亨貞、今輟耕錄首載募資刻版疏、是其筆也、邵公號見獨居士、余家藏其親筆文稿一冊、中有南村草堂記、誦之、可以想見二公丰采、記云、自昔有道之士、能終身不汨名利、天下後世清議無異辭者、惟晉靖節先生、與吾宗康節先生、二人而已、二

公之子孫散處四海代不乏人。然能繼其高  
風偉行者。則未見其人也。吾宗諸老。往往追  
慕。未始不扼腕嗟嘆。自以不克遠紹先躅。是  
憾靖節去今代尤遠。然亦寥寥無聞者。豈皆  
冥然自晦於窮山絕域。而與世不相聞耶。予  
與陶君九成。游莫四十年矣。視其行無所矯  
揉。終身弗渝。九成生長浙水東。承平時侍父  
宦游西州。既壯。屢經世變。弓旌纁帛之招。接  
踵境上。悉毅然不答。既久益堅。唯耕藝讀書。

從容于逢棘顛沛之時。漫浪于世道紛紜之際。無隱士之名。而潛合隱士之行。方之同時之士。趨競而合。汗者有之。困阨而失守者有之。言與行遺者有之。能如九成之不動聲色。全身而履道則不可得也。吾嘗攷求吾宗之人。可以追述康節者。既未之見。今觀九成出處。殆可遠企靖節遺風。為可慶也。九成築草堂于泗溪之南。杜暇日。余往過焉。見其左右列琴瑟書冊。前後多桑林竹樹。四顧皆平疇。

遠水出戶則可覽觀江山之勝四時有耕鋤  
蠶牧之營晨夕有讀書談道之樂逸屋種菊  
數十百本幅巾短褐逍遙其間與黃花同傲  
霜露地備而心遠胷中所存不言而可槩見  
人亦以為今代之靖節與余老矣九成亦逾  
半百行將優游卒歲於草堂之下後之傳逸  
民者其肯舍諸九成求余言為記既書以復  
之且以歎吾宗之不競也戊午歲重陽日記  
常熟止菴張公洪宣德時以翰林修撰在家屋

敝欲緝有東與東橋徐氏乞柴蓋之并羊一  
牽乃縣令為鄉飲送者轉托與種竹人家換  
竹作榻其東有三四十句余親得之惜未曾  
錄失去此等高風今願為之執鞭而無從也  
其論緬甸宣慰那羅塔六書綽有使才不獨  
有行有文

神仙粥方專治感冒風寒暑濕之邪并四時疫  
氣流行頭疼骨痛發熱惡寒等症初得一二  
三日服此即解用糯米約半合生薑五大片

河水二碗於砂鍋內煮一二滾次入帶鬚大  
葱白五七個煮至米熟再加米醋半小盞入  
內和勻取起乘熱吃粥或只吃粥湯亦可即  
於無風處睡之出汗為度此以糯米補養為  
君。姜葱散為臣一補一發而又以酸醋斂  
之甚有妙理蓋非尋常發表之劑可比也屢  
用屢驗不可以易而忽之

湖廣鎮巡等官迎賀

武宗大駕親征江西凱旋帳詞是時余邑裕軒



夏公從壽為叅議此其代筆者存以見當年  
時事云爾伏以春生秋殺妙闔闢於乾坤雷  
厲風行廓清夷於江漢惟天討必加于有罪  
肆王師豈出于無名功在一人歡騰萬口茲  
蓋伏遇 欽差總督軍務後軍都督府威武  
大將軍鎮國公朱英資神授駿德天成廟筭  
無遺遠懾犬羊於徼外王猷允塞豈容狐鼠  
於域中粵在洪都建有寧府 聖祖重屏翰  
之計茅土攸分 累朝敦親睦之仁繼承不

替、宜、祖訓之永守、期宗社以同休、詎意茲  
邦、是生惡胤、乃宸濠者、夙稟兇暴、少有豺狼  
之聲、大肆烝淫、長為禽獸之行、攘奪良氓、殆  
遍、賊殺善類、孔多、招誘賊徒者、不翅萬衆、陰  
謀不軌者、殆將十年、罪貫已盈、反形漸具、諫  
臺交奏、宜加斧鉞之誅、聖德涵容、尚錫几  
杖之賜、方遣官而降、勅、俾悔過以圖新、豈  
梟獍之惡已成、顧蜂蟻之忱何在、偽傳制檄、  
豈惟指斥乘輿、大興甲兵、直欲謀危社稷、遂

殺巡撫、首據省城、南康、九江、皆被乘虛襲破、民廬市肆悉遭縱火焚燒、垂涎欲犯留都、染指已攻安慶、馳變告于一旦、法所不容、赫

皇怒于九重、義所必討、敬告宗廟、肅將天

威、即日臨朝、以誓師、匪徒推轂而分、閭六飛親御、舉鞭指江以西、五位暫離、伏劍從天而下、周之皇父、休父、戒旅陳行、唐之英公、衛公、前驅後繼、六軍齊奮、增耀日之威靈、萬馬不嘶、聽如山之號令、先聲至而逆魄褫魂喪魄

義旗舉而元兇束手就擒、表天紀之必正、不  
撓、信王師之有征無戰、有生大慰雲霓之望、  
無辜咸脫水火之中、荆棘不生、允藉班師節  
制、秋毫無犯、樂聞奏凱歡聲、邁成周之克定、  
三監、政由冢宰、陋漢景之討平七國、兵屬條  
侯、元功顯勒於鼎鐘、示永世而萬古不泯、  
大駕早還於斧宸、敷文教而六合同春、某等  
慙扈從莫效犬馬之勞、詩歌常武、叩行在不  
勝葵藿之悃、祝擬華封、誠懼誠忭、稽首頓首、

謹獻詞曰一統山河調玉燭堯舜至仁先睦  
族獨憐七國與三監祇今猶蹈前車覆赫然  
天怒肅何須分閫還推轂誓六師一人自將  
直指西江澳披堅執銳俱頗牧憑仗威靈  
如破竹元兇就縛詔班師大功獨建歸黃屋  
凱歌賡法曲懽騰億兆俱蒙福競嵩呼天長  
地久永鎮綏荒服右調歸朝歡

順天府故官錦衣衛千戶李雄女孩李玉英謹  
奏為明辨生寃以伸死憤以正綱常以還淳

俗事、臣聞先王有言、五刑以不孝為先、四德以無義為恥、又聞列女傳云、以一身而係綱常之重者、謂之德、以一死而正綱常之重者、謂之仁、故竇氏有投崖之義氣、紫華有墜井之英風、是皆所以振綱常以勵風俗、流芳名於身後、垂軌範於無窮也、臣父李樵、蔭襲百戶、荷蒙 聖恩、以征西有功、尋陞前職、臣幼喪母、遺臣姊妹三人、有幼弟李承祖、俱在孩提、恩父見憐、仍娶繼母焦氏、存恤孤弱、臣十

二歲遇

皇上嗣位、遍選才人、府尹以臣應選、禮部憫臣  
孤弱、未諳侍御、戮臣寧家、父於正德十四年  
七月十四日、征陝西、友賊與賊進戰陣亡、天  
禍臣家、流離日甚、臣年十六、未獲結縵、姊妹  
三人、伶仃無倚、標梅已過、紅葉無憑、是以窮  
迫、濫液形諸吟咏、偶有送春詩一絕云、柴門  
寂寂鎖殘春、滿地榆錢不療貧、雲鬢霞裳伴  
泥土、野花何似一愁人、又有別燕詩一絕云、

新巢泥滿舊巢空。泥滿疎簾欲掩遲。愁盡呢  
喃終一別。畫堂依舊主人非。是皆感諸身心  
形諸筆札。蓋有大不得已而為言者矣。柰何  
母恩雖廣。弗察臣衷。但玩詩詞。以為外通等  
情。朝夕逼責。求死無門。逼舅焦榕。拿送錦衣  
衛。誣臣奸淫不孝等情。臣本女流。難騰口舌。  
本官昧審事理。問擬劓罪重刑。臣只得俯伏  
順從。不敢逆繼母之命。以重不孝之罪也。邇  
蒙 聖恩寬恤。特以天氣太炎。在監軍民未



獲蕞落、仍差審錄、太監研審、凡有事在人、究  
許通行奏、欽此、欽遵、不得不具求生之路、以  
昭決死之言、臣父雖武臣、頗知典籍、故臣雖  
妾婦、亦得奉聞其遺教、况臣繼母、年方二十  
有弟、李亞奴、始生週歲、臣母欲圖親兒、繼襲  
故當、父方死之時、計令臣弟李承祖、十歲孩  
兒、親往戰場、尋父遺骨、蓋欲陷于非命、以圖  
已之私也、幸賴皇天不昧、父靈不泯、臣弟得  
父骸骨以歸、前計不成、忿心未息、巧將臣弟

李承祖毒藥鴆死、肢解埋棄、將臣姊李桂英、  
賣與權豪家為婢、名雖養贍、情實有謀、又將  
臣妹桃英、沿街抄化、屏去衣服、稍有怨言、朝  
夕拷打、今又將臣誣陷淫姦等情、臣縱不木  
隣里、何不糾舉、又不曾經獲某人、乃以數句  
之詩、尋風捉影、陷臣死罪、臣之死固無憾矣、  
十歲之弟、果何罪乎、數齡之女、又何辜乎、臣  
母之罪、臣不敢言、凱風有諫、臣當自責、臣之  
死固不足惜、恐天下之為繼母者、得以肆其

妬忌之心凡為兒女者得以指臣之過也是以一生而污風俗以一身而褻綱常也臣在監日久有歎臣孤弱而興不良之心者臣撫膺大慟舉監莫不驚惶陛下俯察臣情將臣所奏付諸有司明布各衙門知道將臣速斬庶身無所苦免行露之露濡魂有所歸無青蠅之污穢仍將臣之詩句委勘有無淫奸等情推詳臣母之心盡在不言之表則臣父母之靈亦可慰之于地下而臣之義亦不可

掩于人闕矣。臣冒瀆 聖主，不勝祈死之至。  
係明辨生寃，以伸死憤。事情不敢隱諱，謹具  
本令妹李桃莠賫奏以聞。奉 聖旨：這奴  
事有可矜，着三法司會勘來說。奉 聖旨：李  
承祖死於無辜，焦氏妬忌之心，罪實難容，依  
律處斬。李玉英着錦衣衛選良才婚配。右疏  
在嘉靖四年間一學究所抄者，余見而錄之。  
分類夷堅志乙集五卷中載江陰民云：林敷明  
甫說，紹興六年寓居江陰，時淮上桑葉價翔。

漢有村民居江之洲中、去泰州如臯縣絕近、育蚕數十箔、與妻子謀曰、吾比歲事蚕、費至多、計所得不足取償、且坐耗日力、不若盡去之、載見葉、貸之如臯、後不過三日、而享厚利、且無害、妻子以為然、乃以湯盡死、瘞諸桑下、悉取桑棹舟以北行、半道有鯉躍入、民取之、剖腹實以鹽、俄達岸、津吏登舟視稅物、發其桑、見有死者、民之厥子也、驚且哭、吏以為殺人、拘係之、鞠同舟者、皆莫知、問其所以來、民

具道本末、縣遣吏至江陰物色之、至其家、門已閉、壞壁以入、寂無一人、試起瘞驗之、又其妻也、體已腐敗矣、益証為殺妻子而逃、無以自白、吏亦不敢斷、竟斃于獄、沈石田客坐新、聞七卷末、載蠶神報寃云、弘治庚申、太倉孫廷慎行販安吉、往來皂林、見巡司獲盜三人、其人、是彼處大族伍氏家丁也、蓋其家每歲畜蠶多、桑薄、飼之不繼、因棄蠶十餘筐、瘞之土窖中、三人仍駕船往市桑葉、不得、舟還途

次忽一大鯉躍入舟中約重數斤三人喜其  
罕得載歸餽主舟經皂林巡司異其小舩而  
用兩櫓急駕疑之遂追捕至檢其外見頭倉  
有人腿一三人自相驚駭巡司即縛解浙江  
臬司拷掠甚至詰其身屍所在三人不勝燬  
煉訴辨得魚之故變異之端主司不信三人  
者不得已而認之云殺人身屍見埋在家隙  
地內主司即命吏卒人等押至其家妄指一  
地發之正是瘞蚕之處蠶皆不見惟見一死

屍身軀完全、乃少一腿、事之符合、併家主供  
抵罪、夫豈害蚕命數多、有此報寃耶、按此真  
夷堅所志、大畧相同、豈太倉孫君、偶因蚕事  
遂緣飾舊聞、以誑石田、而石田信之耶、不然  
不應鯉魚躍舟、瘞蚕變屍之符如是也、後得  
唐安定皇甫牧所撰三水小牘中云、唐咸通  
庚寅歲、洛師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塍  
者、至蠶月而桑多為蟲食、葉一斤直一錢、新  
安縣慈澗店北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十株



特茂盛蔭翳。公直與其妻謀曰：歎儉若此，家無見糧，徒竭力於此，蚕尚未知其得失。以我計者，莫若棄蚕，乘貴貨葉，可獲錢千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豈不勝為餒死乎？妻曰：善。乃攜錘坎地，養蚕數箔，瘞焉。明日凌晨，荷桑葉詣都市鬻之，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微安門，門吏見囊中殷血，連洒于地，遂止語之。公直曰：適賣桑得錢，市彘肉及餅餌貯囊，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左臂。

若新支解焉。群吏乃反接送于居守。居守命付河南府尹。正瑯琊王公凝令綱紀鞠之。其款云。某瘞蚕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特請檢驗。尹判差所由監領。就村驗埋蚕處。所由領公直至村。先集鄰保。責手狀。皆稱實知。王公直埋蚕。別無惡跡。乃與村衆及公直同。糞蚕坑中。有箔角一死人。而闕其左臂。取得臂附之。宛然符合。遂復令公直詣府白尹。尹曰。王公直雖無殺人之辜。且有坑蠶之咎。法

或可恕情在難容。蚕者天地靈蟲。綿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自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腐蠶矣。今據小牘。則夷堅之說。正當時洪公門下所竄入唐事。以投其好者。當以小牘為的。餘皆係訛襲云。

西瓜可治暑疾。甚效。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其種自洪忠宣使金虜。移歸。極惡糯米。撒上易爛。凡瓜以鯨骨入之。則瓜盡壞。

武林舊事泗水潛夫輯正德中一代巡在浙中  
刻之其跋謂泗水潛夫不知為誰夫周爰咨  
諏代巡職也抑咨之而無有知者乎勝國時  
周公密楊公維禎最博洽著作甚富其別號  
甚多密字公謹號草窓凡弁陽老人泗水潛  
夫齊東野人癸辛居士皆其別見者也維禎  
字肅夫號鐵崖凡鐵雅鐵笛鐵史鐵龍精鐵  
仙鐵龍仙伯老鐵東維子抱遺老人桃花夢  
叟錦窩老人邊上梅皆其別見者也聊為志

之

嘉靖三十二年癸丑三月松江府同知張伸以  
偏愛少妾楊媚酷虐其妻趙氏遂為妻所殺  
遍身碎剝至五月上海縣因濱江無城廿六  
夜倭寇數百突入街巷男婦殺死無算縣令  
奔逃縣治周遭燒燼擄掠不可數計延及蘇  
州太倉城下吳淞千戶所金山衛等處受害  
大畧相同余江陰雖遠亦以近江為慮縣官  
督民造城造兵器且募民兵救援太倉亦被

命聞之驚膽張同知殺死事余表姪嚴  
某在彼親見歸說嚴又云松江府治徧地生  
毛細如髮五色具備人人恠嘆

淮安周焯清波雜志十二卷其七卷中云宣和  
奉使高麗詔路允迪傳墨卿為使命其屬徐  
兢倣元豐中王雲所撰鷄林志為高麗圖經  
稽考詳備物圖其形事為其說蓋徐素善丹青  
也宣和末先人在歷陽雖得其圖但能抄  
其文畧其繪畫乾道間刊于江陰郡齋者即

家間所傳之本圖亡而經存蓋兵火後徐氏  
亦失元本

戒菴老人漫筆卷之三